

白鳥庫吉著
方壯猷譯

東胡民族考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白鳥庫吉著
方壯猷譯

東
胡
民
族
考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傳序

白鳥氏此考，遠在今二十年前，依次登載於史學雜誌中，計有十餘篇之多。首辨東胡與通古斯之同異，而因以遍考東胡諸族之種類、地名、言語、姓氏等等，以滿蒙突厥乃至朝鮮日本等語證明之。

其用力可云勤至，試觀其吐谷渾氏考內恪尊一條，引魏書吐谷渾傳云：『自號可汗，號其妻爲恪尊。』已知吐谷渾語（卽鮮卑語），稱君主曰可汗，王后曰恪尊。又引北史吐谷渾傳，恪尊作母尊，而周書仍作恪尊，知母字誤。於是將唐書突厥傳之可汗妻曰可敦，舊唐書之突厥可汗妻曰可賀敦，南齊書魏虜傳之皇后可孫，一一羅入，視爲相比之語。更據唐玄宗開元年間所撰之突厥闕特勤碑文，突厥國語謂王后曰 Katun，謂：『唐書突厥傳之可敦，正爲此 Katun 之對音，舊唐書之可賀敦，魏書之恪尊，南齊書之可孫，皆其轉音也。』云云。

白鳥之考據猶未已，更試求之現今語言中，將西人所編之各民族語彙，逐細鈔集。從蒙古語謂皇后、公主、貴婦人曰 Khatun，Katu 起，以至土耳其語族中之 Yakut（雅庫）語，Kirgiz（吉利吉思）語，Kara-Kirgiz（喀喇吉利吉思）語，旁及阿爾泰語，基華語，諾菰語，葉尼賽語，共二十種以上所有稱主婦或妻或婦女之名詞，列表分載，以證明突厥語之可敦，及元史所見之蒙古語哈敦，乃前述 Katun，Khatun 之音譯，無疑也。

白鳥因吐谷渾語之恪尊，托跋語之可孫，在聲音上有些少差異，乃又求之日本音讀，朝鮮音讀，及梵語乃至安

南語廣東語中，而認鮮卑語之可孫與匈奴語之闕氏，語脈相通。引史記匈奴傳闕氏註索隱曰：『闕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謂曷氏與可孫顯相類似，更廣引現今通古斯各族語以對照之，所引各族稱妻之名詞，亦有二十餘種之多，以與曷氏之音對比。白鳥遂決定闕氏一語，與通古斯語之 *axi*，皆不外蒙古語與土耳其語 *Khatun*，*Katun* 之轉訛。因標示此語之系統，以可敦 (*Katun*) 爲原語，分訛爲三支：甲，訛爲哈敦 (*hatun*) 又展轉訛爲闕氏 (*aci*)；乙，訛爲可賀敦 (*Khotun*)；丙，訛爲恪尊 (*Katsun*) 可孫 (*Kusun*)，又展轉訛爲現今通古斯語之 (*Asi*)。別有異說謂闕氏音烟支者，則駁斥其誤。

白鳥氏此考十餘篇，其體裁大率類此。搜羅務爲廣泛，尤置重於各民族之語音，不分中外古今，強爲比附。因之其結果不免於失敗。例如以漢初之闕氏，竟斷爲乃唐時可敦之轉訛，而以現今通古斯語謂妻曰 *axi* 者爲證，不惜顛倒中國數千年之歷史，是豈合於考據之規則耶？即其首篇謂東胡非通古斯，雖有所本，語亦未圓。惟此書引證甚繁博，可利用之，藉省吾輩檢視各書籍之勞。如其間烏侯秦水諸考，亦有可取者。且此編出於二十年前，嗣後白鳥氏即專研究西北地理，所發表著作，謬戾雖仍未免，而精審處往往過之。即如此考謂匈奴薰粥爲一族，係依史記舊說。彼後讀賈子新書：『使備月氏，灌廬之變，』疑灌廬卽薰粥，乃在匈奴北方，故知薰粥非卽匈奴。此可見其讀書之勤，有鉅而不舍之概。學者所當法也。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傳運森序

東胡民族考

原文見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編

古來中國北方興亡之民族，其名稱之傳於史籍者爲數雖不少；然而此等民族果屬於今日之何人種，則議論尙多，頗無定說。殊如與亞細亞歷史有重大關係之匈奴及東胡諸族之人種問題，從來雖經幾多學者之研鑽，至今依然不見解決，是誠學界之憾事也。近代東洋學者大概皆以匈奴爲蒙古種，東胡爲通古斯種；然此皆不過便宜上之假定，而非經嚴密的科學的考證而得之定說也。故吾人先年曾撰蒙古民族之起源一文，排斥從來以匈奴爲土耳其種之謬見，而痛論此民族之形成，實以蒙古種爲骨幹。嗣復頻加研究，近漸對於東胡及其苗裔之烏丸、鮮卑、慕容、宇文、吐谷渾、乞伏、禿髮、拓跋、地豆于、室韋、羯胡、蠕蠕、奚、契丹等之種類問題，略有確信之處，因更揭本題，以披瀝卑見，仰大方諸彥之批評焉。

目錄

上編

東胡考.....一

烏桓鮮卑考.....一九

慕容氏考.....五七

宇文氏考.....七九

吐谷渾氏考.....八九

乞伏氏考.....一〇九

秃髮氏考.....一一五

托跋氏考.....一二七

下編

地豆于及霫.....一

東胡民族考

失韋考

二五

羯胡考

五七

蠕蠕考

六五

庫莫奚

八五

東胡民族考

東胡考

原文見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一編第四號

明末清初泰西宣教師相率至中國傳布聖教，彼等因布教之必要而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諸般事項；匈奴及東胡諸族自亦不能逃出彼等注意之外。如 Deguignes 氏著匈奴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des Turcs, des Mon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以匈奴擬之西史之 Hun 人，而譯東胡爲 Tartares Orientaux。又如 Visdelon 氏著韃靼史（*Histoire de la Tartarie*）以匈奴擬之希臘記錄之 *Ouvroi*（*Houmnoi*），拉丁記錄之 Hunni，而譯東胡爲 Tartares Orientaux，則與 Deguignes 同（p. 18-19）。是當時之東洋學者雖考定匈奴爲西史之 Huns，而於東胡則但直譯漢名而止；至其種類則猶未有何等說法也。至 1820 年法國之東洋學者 Abel Rémusat 氏始倡東胡（*Tung-hu*）爲蔓衍於西比利亞及滿洲民族之總稱，通古斯（*Tunguse*）之對譯之說；且以東胡之名爲通古斯族之自稱，中國人譯出之時，特選此東胡二字者，蓋欲

以兼示此民族之方位云 (Rémusat: - 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 p. 12-13) 至1831年, Rémusat氏之學友以東方學大家博盛名於當時之 Klaproth 氏著亞洲方言彙書 (Asia Polyglotta) 一書, 以語言爲標準, 分亞細亞民族之種類; 亦如 Rémusat 氏之說, 信東胡爲通古斯 (Tunguse) 之對譯, 而驚此名稱起原之古氏又著亞細亞史表 (Tableaux Historiques de l'Asie) 一書, 其中插有人種一覽表。其通古斯種欄內, 列有肅慎, 挹婁, 勿吉, 靺鞨, 失韋, 地豆于, 烏洛侯, 渤海, 契丹, 女真; 又於東部鮮卑種欄內舉烏丸, 鮮卑, 軻比能, 禿髮, 宇文, 段, 拓跋, 吐谷渾, 奚, 柔然。乃後起之地理學者 Ritter 氏, 又直譯東胡爲 Ostliche Barbaren, 以爲此乃包容通古斯及蒙古人之汎稱, 似於上述二氏以通古斯與東胡爲同名之說, 未肯贊同 (Die Erdkunde von Asien, VII, p. 587) 降至 1895 年英國漢學者 Parker 氏著韃靼千年史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 於鮮卑國之卷頭, 就東胡之名號試加解釋。今欲譯出其全文, 頗有冗長之嫌, 故約裁其大要, 略云: 東胡者, 卽東方之胡之謂, 原爲中國人對朝鮮人滿洲人之稱, 與吾人所呼通古斯之名相同。是故, 東胡與通古斯初無何等語言上之關係。通古斯 (Tunguse) 云者, 土耳其語豕之義, 其所以成爲東胡民族之總名者, 蓋有二說。其一曰: 初, 土耳其種之匈奴人嘗聞中國人呼其隣族爲東胡 (Tung hu), 其音適與其本國匈奴之 Tunguse (豕) 一語相近; 彌覺以此爲常食豕肉之隣國民之稱呼, 最相適切; 遂輕侮之而稱之曰 Tunguse 也。若不然, 則又一說曰: 通古斯云者, 原爲匈奴人呼其隣民族之名; 中國人聞之, 因以東胡二字音譯之也。佐證此種見解之據: 西胡之名見於史籍者甚稀, 卽有之亦絕未有指

某一定之邦國者 (Ibid., p. 117-119)。此後學者於東胡之名，未聞更立新說，而以東胡爲通古斯種之說，依然有力。現代以中國學碩儒見稱之沙畹 (Chavannes) 氏所撰 *Voyageurs Chinois* 論文中引用魏志烏丸傳「烏丸者東胡也」一句，譯云 *Les Ou-houan sont des Tounghouse* (見亞細亞學報 *Journal Asiatique*, XI, p. 389, Note I), 可見一斑矣。

西人以東胡爲通古斯之對音之說，其論據之薄弱，已如上述；則此說之未爲定論，亦不待言。吾人於東胡民族問題陳述新見解之先，首當研究所謂通古斯之名稱之起源及其意義，次當說明所謂東胡之名稱之起源及其意義，然後乃可判定此二民族之果可視爲同一種族與否也。

通古斯之名稱起源及其意義

所謂通古斯 (Tunguse) 之名稱之傳於歐人始於何時，見於何書，余之寡聞，雖尙未能確言，然 1736 年開版之 *Du Halde* 氏所著中國及華爾韃靼誌 (*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e Chinois*) 有韃靼史概說一章，謂莫斯科人呼居住貝加爾湖 (Baikal Nôr) 周圍之土人曰通古斯 (Toungousse)，韃靼人則稱之曰鄂倫春 (Ortchen) 云 (T. IV. p. 47)。此章之文字乃據十七世紀後半期時奉清朝皇帝之命往復於韃靼地方凡數回之 *Gerbillon* (張誠) 氏之遊記，是通古斯之名之爲俄國人所知，至少當在十七世紀末葉以前矣。其後 *Fischer* 氏著西北

利亞史(Sibirische Geschichte)其緒論(Ibid., Th. I, § 63, p. 112)述通古斯之起源曰:所謂通古斯之名稱之起原,諸說紛紛,尙無定論。據 Abulgasi 之註釋家言:以爲此名稱乃因彼民族食豚肉,而 Kalmak 及西方蒙古人遂輕侮之而予彼等以此名稱。然通古斯 (Tunguse) 者,韃靼人(即土耳其人)呼此動物之名,而非蒙古語也。又據 Strahlenberg 氏之說:謂住於葉尼塞 (Yenisei) 河上有所謂 Arin 之貧小的土民間,呼此民族曰 Tongx-Kase (即三種類之民之義),然據鄙見,則以爲通古斯者,蓋即從來史家所謂水蒙古 (Wassermongolen) 者是也。意者,韃靼語謂海洋曰 Tingis, 而氏遂以擬通古斯之名。然此等諸說,皆無一考之價值。就吾人所知,通古斯之名,絕未聞爲彼民族之自稱。惟住於 Ket 河上游之 Ostjak 人,稱彼民族曰通古斯;則俄國人或由此處聞其名,因而知之者耶? Penshin 湖畔固猶有 Tungusir 一姓;然不可以此爲通古斯名稱之起源。何也?蓋通古斯人皆自稱曰 Owön 也。Klaproth 氏謂通古斯人未有表其全種族之總稱。但住於西比利亞之多數通古斯人,自稱曰 boye, boya 或 bye, 皆同一語之轉,人之義;而滿洲語謂身體,自己曰 beve, 亦即此語之轉訛者也。然而有些部落自稱曰 Donki, 土民之義;通古斯之名或即由此轉訛而來,亦未可知也。更考之 Strahlenberg 氏之說,謂通古斯之名爲 Arin 語 Tonga (三之義)及 Kee (姓之義)二語結合而成; Ob 河上之 Ostjak 人呼通古斯人曰 Kellem 或 Kuellem, 皆土語,厥義亦三也,則氏之說亦非無一考之價值 (Asia Polyglotta, p. 288-9)。據 Castren 氏,謂通古斯之有些部落自稱曰 boye, 人之義;有些部落自稱曰 Donki,

土民之義；有些部落自稱曰 *Lam*，海之義；有些自稱曰 *Öwön* 或 *Öwönki*，有些自稱曰 *Čapögir*，滿洲人則凡稱其他通古斯人曰鄂倫春 (*Orotchen*) (*Ethnologische Vorlesungen über die Altaischen Völker*, p. 29)。通古斯人常分散爲多數之小部落，其全部未嘗統一於一大勢力之下，故因時因地而異其稱呼，古來未有全族之總稱，固理所當然之事也。因此其隣民族所以呼之之名稱亦不一。Burjat人呼之曰 *Kannagang*，*Khamnagang* (*Castren: Versuch einer Buryatische Sprachlehre*, p. 217, b)；Tawgi-Samoyed人呼之曰 *Aśa*；Yenisei人呼之曰 *Ośa*；*Ostjak*人呼之曰 *Küelem*，*Küäläm*，*Küälın*，*Küelung*；又曰 *Pömbak*，*Pömbang*，*Pombang* (*Castren: Somojedische Sprachlehre*, p. 293)。

玩索上述諸說，如Claproth氏以通古斯之名爲此民族一部之自稱，*Donki*之轉訛之說，頗有附會之嫌，實難首肯，此名稱當從多數學者所說，非此民族之自稱，而爲其周圍隣近之他人種呼此民族之名也。據 *Böthlinck*氏謂自貝加爾湖 (*Baikal Nôr*) 附近移於北冰洋方面之土耳其之一支之 *Yakut*人稱此民族曰 *Tongus*，則通古斯之名，實起於此民族之間，更由此傳入俄國者也。*Yakut*語謂豕亦 *tongus*，則從來釋通古斯之名以豕者，頗得其正鵠者也 (*über die sprache der Yakut*, p. 96)。土耳其語系中之各種方言謂豕曰 *Tongus*者，*Yakut*語之外，尚有 *Kadan*，*Başkir*，*Meščeräk*，*Tobolosk*，*Kasakh*，*Karačaj*，*Čazik*，*Yenisei*，*Kuznezsk*，*Telcut*等方言，其餘諸方言，則聲音微有差異，例如：

Uigur 語謂豕曰 tunkuz,

Nogai 語 曰 donguz,

Baraba 語 曰 dōnguz,

Kirgiz 語 曰 denguz,

Chiwa 語 曰 dōngoz,

Turkman 語 曰 dongaz,

Kümük 語 曰 dōngaz,

Kizilbaş 語 曰 donguz,

Osmanly 語 曰 dongüs, dous (Klaproth:—Asia Polyglotta, p. 27)。

(朝鮮語謂豕曰“tot”，或亦與有關聯。)

由此可知稱豕曰 tongus 者，固不必限於 Yakut 方言；惟稱通古斯民族亦爲 Tongus，則其他土耳其人間未聞有之耳。然則 Tongus (通古斯) 之名，信爲 tongus 之轉，乃 Yakut 人首先給與其隣民族之貶稱也。若此說爲無誤，則此名稱傳入俄國之年代，亦可大概推知。前述通古斯之名，十七世紀之後半既爲 Gerdillon 所知，則前乎此而此民族之名已傳於俄國人之間，固甚確也。俄國人與 Yakut 人之接觸，始於一六二〇年，則通古

斯之名傳入俄國人之耳，當在此年以至同世紀後半期之間矣。

東胡名稱之起源及其意義

通古斯之起源既如上述，然則春秋時代爲中國人所知之東胡，果可與此通古斯相比擬與否？是不可不徵之中國之記錄，以探東胡名稱之起源焉。案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傳云：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緄、緄、緄、緄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

是東胡之名，自春秋時代，已爲中國人所知矣。又其下文云：

『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

此可見秦、趙二國於隴西北地、上郡、雲中、雁門代郡等六郡之邊緣築長城，以防禦匈奴之侵寇爲主；則當時之匈奴，實以陰山一帶之草地爲根據。又燕國於造陽至襄平之間築長城，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於塞內，專以防禦東胡；則當時東胡之占領遼水上游之老哈木倫，西喇木倫二水之流域，亦甚明矣。又匈奴與東胡國境相接之

處有中立地帶；史記匈奴傳云：

『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莫能至也，吾欲有之。』』

索隱於注甌脫云：『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然案史記之文字則甌脫既置於匈奴與東胡之間，是該二國互爲敵國，互相窺伺彼此之動靜耳，不可視爲窺伺漢人之處，固甚明也。此種地帶之位置雖不明確，然此二國之間，有與安嶺連亙於南北，則此甌脫必布於此山脈之左右矣。

兩敵國之中間，置閑空地，以杜糾紛禍源，蓋當時夷夏通行之風習。讀史記朝鮮傳，知秦漢之際，中國與箕子朝鮮之間，亦用甌脫之制。傳云：「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蹙結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是也。按此文，全燕時，依沮水，卽鴨綠江南之山脈，築鄣塞，以爲燕與朝鮮之界；此形勢迄秦無改。迨漢承秦後，一統天下，以鄣塞絕遠，防守不易之故，修復遼東故塞，更以沮水爲與朝鮮之界；自此河以南，至於燕之鄣塞，其間地域，放棄爲閑空地。而燕人衛滿，乘中國之混亂，占據此「秦故空地」，於是養其勢力，遂襲破箕準，而爲朝鮮之王。史記此文而可作如是解者，則滿、韓兩國之間設中立之地帶，當遠溯其淵源於秦漢時代；而後世清朝之初，以

鴨綠豆滿二江左右爲間曠地，自可謂合於上代遺制者也。

（此段有足窺見彼中言東北史地者之用意，譯文從省，補錄於此。白鳥此文發表於明治四十三年，尙在清宣統二年，尤可注意者，必謂滿韓兩國間設中立地帶。）

由上述之紀事以考東胡之境域，其東南二面，蓋自造陽（卽今宣化府懷來縣）以至襄平（卽奉天遼陽之北邊）以長城與中國接壤，西方則以興安嶺左右之地與匈奴相連。關於其東北方面之界線，傳中雖無明文，然居東胡故地之匈奴，卽左賢王之封地，據匈奴傳云：『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獫狁朝鮮；』是則東胡強盛時代，此方面已與據有哈爾濱以南，鐵嶺以北一帶平原之獫狁相臨矣。惟東胡之北界毫無文獻可徵。然後世據遼水上游之民族，其東西南三方面限於如上述地域者，其北境亦不聞有越黑龍江而達西比利亞之事；則東胡之時，其北境蓋亦同然。關於東胡之領域，若以上之推定爲無大過，則其版圖限於今蒙古人所住居之範圍以內，而與通古斯人所住居之本地西比利亞，不可不謂道程甚相懸絕矣。

東胡與通古斯二民族之住地方位既異，又就其名稱而言，亦如多數學者之說，並非同名異譯。證之以史記匈奴傳東胡山戎條註云：

『東胡烏丸之先，後爲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

可見胡爲實稱，而東字則不過示此族去匈奴或中國之方位之形容詞也。凡史記漢書中之單稱胡者，皆專指匈奴

言之，絕不見有指他民族者。讀冒頓單于遺漢帝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一句，亦可悟當時胡之一語之用法矣。蓋漢以前漢人於胡之名稱，乃表示一種民族之名，與他方之夷屬劃然有別。如匈奴傳謂「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謂「婁羌國王號去胡來王」，顏師古注云「言離胡戎來附漢也」，可見當時漢人之視西藏種之羌人與胡種之匈奴有別也。又漢書西域傳於尉犁國之官名有擊胡君；於車師後王國有擊胡侯；於危須國有擊胡侯，擊胡都尉及擊胡君；於焉耆國有擊胡侯，卻胡侯，擊胡君等。此等官名蓋見其欲西域臣民之忠順於漢天子，而專禦匈奴（胡國）之意之稱號；由此觀之，亦知當時西域之城郭諸國，皆非胡種。

由上舉諸例觀之，知史記漢書之所謂胡，乃專指匈奴而言，服虔解東胡之名，謂以其在匈奴之東故曰東胡，蓋得其正鵠者也。東胡之語言，雖不幸無片言隻語傳於後世，不能積極證明此民族之屬何種類。然此族既與匈奴同爲胡種之一國，有如上所推論，且就此民族之苗裔鮮卑慕容拓跋等之語言，皆含有多量之蒙古語與匈奴同，事實俱在，則不得不推定其亦爲蒙古種之一族。又 Martin Hartmann 氏考定突厥碑文所見 Oghuz 之名爲唐書之回鶻（Hui-hu），而推斷中國史上之胡（Hu）字爲此 Oghuz 之略稱；又謂胡（Hu）卽 Westliche Barbaren）既係 Oghuz 之略，則中國人所謂東胡（Tung-hu）卽 Östliche-Hu）當爲 Tung（東）-Oghuz。此種解釋實不免有附會之嫌。何也？Oghuz 爲突厥種，既考定爲回鶻矣，而又以通古斯爲東 Oghuz，是論理上應以通古斯爲突厥種，此顯然陷於謬誤者也（Zur Geschichte Eurasiens, p. 15-16）。